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瞎騙奇聞
第七回 高談命理王先生別具會心 漏泄春光趙員外一朝撒手

卻說洪士仁跟著趙澤長走到仁壽堂門口，趙澤長便叫他站住了，自己踱了進去，早有伙計們正在櫃檯裡，招呼道：「大爺，你老人家好呀！」趙澤長連忙道：「托福托福，諸位都好。」王先生在家裡麼？」伙計道：「在家，大爺裡面坐罷。」話未說完，王先生已掀著簾子走出來道：「大爺，什麼高興，出來走走？」澤長道：「我悶不過，出來走動走動，活活筋骨。」王先生便讓著裡面坐，趙澤長道：「我向你點藥。」就在他們說話的時候，洪士仁又推進了一兩步，櫃上早已吆喝他出去，又擲下一個小錢，洪士仁因為要求藥，也不理他們，錢也不拾，且呆呆的站著，趙澤長聽見，忙向櫃上人道：「莫吵，我同他來求點藥的，我看他腿上爛的走不動路，是我可憐他，所以帶來求王先生給他點藥敷敷就好了，就是討飯，一天亦可以多走幾家。」王先生聽見說要藥，頗有難色，勉強道：「這個人是自己作孽，應分自己受的，我們醫好他，豈不是逆天行事麼？我勸大爺，你不管這閒事罷。多舍他三四個錢，趕他走罷。」趙澤長道：「並不是我多事，因為這個人，我一向認得他，所以冒冒失失同他來的，既是王先生不肯白舍，該幾個錢，我送過來就是了。」王先生才顏色和霽道：「依遵依遵。」忙到房裡取了兩個瓶子，倒了少許，包在紙包，隔著櫃檯丟了出來，叫他用自己唾沫化了敷上，分三次用，藥完病好。洪士仁打地上撿起，謝了趙澤長，一逕去了。

王先生才同趙澤長坐到房裡去談了一回，又說起洪士仁從前光景也還勉強，幾年工夫，坐吃山空，家裡又遭了事，弄到這步田地，亦就可憐的很。王先生道：「我也聽見人說，這個人是成日裡東遊西蕩，不做事，把家裡的東西，吃一樣，賣一樣，後來弄到當無可當，賣無可賣，才下了街。照他年輕小伙子，什麼事不可做，要弄到這樣？」趙澤長歎氣道：「哪裡是他不好，全是聽了周瞎子的話，周瞎子說他要發財，必要敗完了，才能夠發跡，因此終日遊蕩，一事不做，弄到今日，財也不知從何處發起，他再去問瞎子，瞎子非但不理他，倒反找了巧頭，拿他去狠打了一頓，這個瘡就是打傷了，受了風爛起來的。」王先生道：「真是呆鳥瞎子的話如何能相信的，偶然也有說著一二句的時候，可是不能作準，況這些瞎子們，也有生下來瞎的，也有半路上瞎的，沒有事做，就學了這個門道，專門騙人，子平一道，本來就靠不住，我是從來不信，再加些瞎子的胡說野扯，越發弄得沒有影了。我聽說凡是人家去算命，他本有一個攙他的人，他雖是瞎子，那個人不瞎，早就見了這個人家的樣子，就隨時遞個暗號過來，他的暗號極多，我們一時也記不清，我還記得黃舉人家算命，有人遞個暗號，叫做鬥，我也不知道，後來瞎子說的話，便不大很錯，我打聽人家，什麼叫鬥，也沒人曉得，後來還是他們同行裡，漏了出來，說鬥就是舉人。再問他別的，他又不肯說了。他們接到一個八字，先把指頭掐了一回，要是年輕的人，他就把這個時辰，分成上三刻，中三刻，下三刻，泡你的話，或是先剋父後剋母，是上三刻，或是先剋母後剋父，是下三刻，或是父母俱全，是中三刻，等到你自己對他說了，他是已經有了一分約摸了。再泡你這個八字，要應分是剋妻的，須得小配，或是大配，要是兩硬，也可以免，等你對他說了，他是已經有了二分的約摸了。再泡你兄弟得力不得力，應分這八字，只可幾位弟兄，現在到底有了幾位，再等你說過，他是已經有了三分約摸了。再泡你子孫，應該先花後果，或是先果後花，或是早子，或是晚子，要是說你晚子，你到已經有了，他就說也要成房過繼，要是說是多子，你說沒有，他就說你妻命所關，等把這個再弄清，他便有四分約摸了。再泡你這個八字，應該讀書，可讀書沒有，要是讀書的，他便許他進學中學，要不讀書的，他便許他經商發財，等到這個再弄清，他更有了半約摸了，其餘的也無非是這樣玩法。再就推算流年，不是雙月不利，就是單月不利，遂要問你見過災星沒有，末後說到壽元，更是一無憑據的了。我想那長毛造反的時候，官兵長毛打起仗來，一天也得死個幾千，或是幾百，難道這些人都是注定這一天死的，要是預先叫瞎子算算，就怕他一個也說不准。況且還有一層，古人說的話，一天十二個時辰，算他生十二個人，一月不過三百六十個人，一年不過四千三百二十個人，十年不過四萬三千二百個人，六十年不過二十五萬九千多人，再加上閏月，就算他三十萬人，此外都是同命的了。就作一個時辰，再分八刻，也不過三八二百四十萬人，也再不會多了。我聽見人說，我們中國的人有四萬萬這怎樣的排法呢？況且閻王爺要打發人去投生，還是一個個替他算過命，湊准了時辰去投生呀，還是糊裡糊塗的打發他去投生呢？

我還聽見說，這生兒子的事，尤其不相干，也有女人不會生的，也有男人不會生的，與命更不相干，連本人都不曉得清楚，怎麼瞎子會先曉得呢？可見這個是更不可靠了。周瞎子的玩意多著哩，他還會上天表，設壇求壽，全是一派的瞎話。他有這個本事，何不不求求把自己眼睛變個好的呢？西門裡有一位劉師爺，找他算過命，他說他不好，劉師爺說，我去下場會中不會中？

他說斷斷不得中，還有災晦，頂好是揀個日子，祈禱一下子，求求天，他再去步罡踏鬥，把他八字裡星度去移移，非但災去福生，這中舉，也還有幾許之望。劉師爺這個人，是什麼書沒有念過，也不信他的話，仍舊還去下場，出過榜，卻高高的中了。就有人對他說，他還不信，等到劉師爺回來開賀，他才曉得，才閉了嘴不作聲了。有人問他怎樣會不靈，他沒的說了，就說他時辰不准，這是一次。還有一個寡居媳婦，也不知是什麼人家，去找他算命，這女人是報過八字，一口不開，周瞎子泡不出話來，急了，估量著準是望生兒子的事，便一口許他三四年內，要連生貴子，被這個寡婦刷了好幾個巴掌。又有一回，是我隔壁裡史媽媽家的兒子出門多年，忽然有一年多沒信，史媽媽急了，找他算命，他說人是沒有了。史媽媽又把自己的給他算，他說是今年命裡，已注定克子。又把媳婦的命給他算，他說是今年注定剋夫，史媽媽可也就當了真了，回家來，足足哭了一天一夜。哪曉不到三天，兒子回來了，問起情由，是因為收賬耽擱了日子，當時就要去擇他的招牌，倒是史媽媽看的開，勸住了，這都是周瞎子的典故。最可惡的，這瞎子，是沒有一樣不敢做，我聽說是西街上賣豆腐的閔老二，養過一個孩子，怕養不活，要送給人家，周瞎子曉得了，就來對他說，你要送人，我有一個好地方送，你卻不可去認，要是那邊曉得了，退了回來，你我都不得了，你要是一直不開口，還保你一世不愁衣食，閔老二自然願意，後來不知下文是怎樣。這幾年閔老二豐衣足食，豆腐也不賣了，人家問他兒子，他說是沒了，你看這瞎子鬼不鬼哩。」趙澤長先聽他說話，很有意思，不住的點頭，後來聽見說到閔老二一層，不覺心上熱血上衝，頭上嚶的一聲，魂靈兒不知飛到哪裡去了，暗暗忖道：「要這樣說，豈不是我家麼？我原奇怪桂森的模樣，過於像閔老二，原來果然是他的種，這如何是好？一時間不得主意，臉上的顏色也變了，頭上的汗珠子早已滾了出來，卻是呆呆的一語不發。王先生又說了一回，趙澤長卻是一語不曾聽見，只管呆著出神，王先生看他樣子不對，忙道：「今天走多了路，想是吃力了，牀上睡一睡罷！」連說了兩遍，澤長剛回過來，勉強的笑了一笑道：「真正人老珠黃不值錢，走了這點點路，果然就吃力起來，我也要回去睡中覺呢。」說著，便站了起來，哪知兩腿竟如幾千斤重，心上想叫他走，無那是差遣不動，只得又坐了下來，托王先生出去招呼長工，快回去放了小車子來。王先生連忙招呼出去，心裡卻也有些忐忑，暗道：高高興興的怎麼忽然就這樣，莫非閔老二的兒子就在他家麼？肚子裡盤算子一回，恍然大悟，暗道：該死該死，說話真不留心，他回去要叨瞪出來，我怎樣再與他家來往呢？想了一會，又湊著趙澤長道：「我們剛才談的閔老二的兒子，那一層話，就是城裡孟家，你回去不可對別人說。」在王先生的意思，是借此解他的疑團的。趙澤長滿肚心事，卻也並未聽清，看見王先生朝他說話，他便朝他點頭，算是應酬他的意思。

不多一刻，車子來了，王先生叫人扶著趙澤長出來上車，自己親送到大門口，看他上車。趙澤長仍是呆呆的，一語不發，連櫃檯上伙計招呼他，也沒聽見，上了車，長工推了就走，幾個轉彎，已到了大門口。趙澤長忽然心裡明白起來，下了車，也不要人扶，摸著了那個拐杖，往裡就走。趙桂森正在那裡青龍白虎呢，趙澤長一直跑到西院裡，舉起拐杖往桂森當頭就打，桂森連忙躲開，澤長又用拐杖往桌子上一掃，把寶盆寶盅，都打掉，跌在地下，跌得粉碎，口裡只罵得一句雜種，又呼呼地喘了兩口氣，早已軟癱在地下下了。

卻好奶奶一片聲罵著走了出來，原來是趙桂森看見澤長來勢兇惡，一溜煙進去告訴奶奶，奶奶大怒，摸了一個門門，跑了出來，嘴裡還罵著道：「我同這老不死的拼了罷。」及至一腳邁進房門，早一眼看見趙澤長睡在地下，兩三人架不起來，臉似淡金，

唇如白紙，奶奶也軟了下來，忙道：「怎麼著，是不是打人累著了？」長工道：「奶奶快來幫著扶進去罷。」奶奶用手一摸，臉上是飛熱的，兩手是冰冷的，奶奶道：「到底是怎麼會成這個樣？」長工道：「怕是中了邪，這裡總不好，還是攙進去的好。」當時那些賭錢的，見不是路，早已溜了一半，也有一半在這裡幫忙，把澤長扶起來，抱到裡邊牀上放倒，一面去請醫生，一面去請周先生來算算，怕是衝犯了什麼邪祟。

不一刻，醫生到了，進去診了脈，皺著眉頭出來，道：「肝脈已見絕症，不知是什麼事，氣傷了心，必須排解過去，方能下藥，要照這樣，怕三天捱不過去了。」奶奶大驚，忽見門口又同了周瞎子進來，奶奶便告訴了他病的樣子，叫他推算，周先生說是用十張黃紙送在西南方十步外推送，就可望好了。那曉得趙澤長的樣子，是上氣不接下氣的，心裡卻明白，耳朵卻聽見，聽見周瞎子在那裡占卦，早一骨碌由牀上跳了下來，摸到了拐杖，飛奔出來，奶奶同傭人死命攔住，趙澤長舌頭是大了，說不出話，只把兩個眼睛，下死的瞪著周瞎子，忽然又一縱起來，也奇怪，真是力大無窮，兩三個人拉他不住，早已搶到周先生面前，舉起拐杖，劈頭就打。長工等急急進來幫著攔住，趙澤長早已喘了一口氣，往後就倒，奶奶同長工急來搶時，早已斷了氣了。周瞎子被他打了兩下，正待發作，忽聽說是沒氣了，也吃了一嚇，連忙道：「你們快扶起來，掐住人中，叫叫，我趕緊回去查查書就來。」說著就趁著人亂時，摸了出來，也沒坐車子，叫跟來的人，扶著跑回去了。

這裡救了一回，已是無用，奶奶就大哭起來，又去叫桂森，桂森正為著主碼未齊，搖了一寶，尚未開看，又耽擱了一回，才進來，也嚎了幾聲。外面的賭客，早已一哄而散。奶奶便叫人找了大管事的去買棺材，長工道：「本家裡可要送信？」奶奶道：「我不稀罕。」長工道：「報是要報的，來不來由他罷。」

奶奶也沒得說，桂森卻是一樣不管，等到棺殮過了，停在外間，擇日出殯，日子也是周先生揀的，本家卻是一人沒來。開弔的這一天，連陪拜的也沒有，奶奶又很罵了一回，又道：「我兒子做了官，我看他們這些混帳東西，拿什麼臉來見我。到那時節，還要重重的辦他們一辦，他們才曉得懼怕哩。」

卻說桂森等著送過殯回來，依舊在西園裡開賭，夜以繼日，不到兩個月早已輸了二乾多吊，奶奶也有點心痛，只是不肯出口，天天照付出去，人家曉得趙家賭的爽快，傳說開去，來的越聚越多，慢慢的早鬧到歷城縣耳朵裡去了。這天剛剛是四月十九晚上，三更多天，桂森正在興高采烈，忽聽得門上一聲喊，早撞進幾十個做公的，不由分說，見一個，拿一個，桂森大驚，想往後面跑進去，早被一個黃臉的，揪翻了，一時人聲鼎沸，也有打人叢裡溜掉的，跑不掉的，都是辮子對辮子，結了起來。

一個人服侍三個，又有人進來，收了桌上的賭具，把這一千人拖到門口，看見馬踏子上，坐了一個戴頂子穿靴子的老爺，嘴裡撇著京腔道：「都齊了沒有？」差人回道：「都齊了。」官道：